

岐西村，一个偏僻的沿海小山岙，属鄞州区瞻岐镇。旧时岐西称为西岙，邻村瞻岐称为东岙。全村约两百户人家，杨氏为村中大族。检阅修订于民国的《四明杨氏族谱》，杨氏一缕文脉，兴起于清乾隆年间，直到二十三世孙杨霁园发扬光大。杨霁园1883年出生于岐西，1940年病逝。他学养深厚，著作宏丰，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宁波极有影响的国学大家。教书育人是杨霁园的另一大功绩，他一生教授了400多名学生，是享誉甬上的国学教育名师。

(一)

从现有文字记录看，岐西在清朝晚期出现过私塾，塾师为杨霁园祖父杨竹生、父亲杨镜芙。至少在光绪十年后，合岙（时属镇海）李家、卢家的三位少年李仙沅、李芝泉、卢一舸，来到岐西茂房祖屋读书，教师即为祖屋主人杨竹生。杨霁园此时年幼，也同窗读书到8岁，再转学至方桥徐粹卿先生处。杨竹生，名人慈，字竹生，贡生，布政使司理问。同治元年匪乱，杨竹生组织义兵护乡；又捐田十二亩助大嵩恒德堂，以掩埋暴露尸骸。著有《诗文稿》《兵略》等多卷，系当地名人。说到岐西村的文脉，可以追溯到杨竹生父亲杨尚信。尚信字从义，号仲怡，国学生，诰赠奉政大夫，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，65岁卒。生一子五女，他悉心培养子女，又把五个女儿全部嫁给了本地的书生，由此可见杨尚信对文化的崇尚。

竹生公次子杨镜芙，于清末民初办过一段时期的蒙馆，对本村孩子进行识字等启蒙教育。蒙馆为溪边的一间平屋，杨家人称之为新屋，亦呼下间。杨镜芙育有二子二女，长子耀米（杨霁园），次子耀荣因病早逝。

(二)

1915年，岐西村出现规模较大的私塾：养微山舍。学生最多时50余人，主要来自鄞县、象山、镇海、奉化。办学者杨霁园。杨霁园本名耀宋，学名翰芳，字苑香、蕤荫，号霁园。廪生。此年杨霁园33岁，他幼承庭训，转益多师，潜心研习经史子集到26年，已然饱学之士。之前的六年，先在慈溪学堂做教师三年，辛亥革命之后，辞去教职，隐居读书于风下溪指南庵三年，同时带着一批慕名前来的游学者。学问既深，又有教学实践，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志向：不苟慕时荣，只是著书立说、教书育人。因此杨霁园从指南庵回到老家办学，可说是顺势而为。

养微山舍办在福聚庵。庵在村北山上。清末瞻岐诗人谢灵甫《同潜甫游福聚庵养微山舍奉呈杨君镜湖》的开首四句，道出山舍景色：“西山幽僻处，深藏福聚寺。古木万株荣，群峰千寻翠。”福聚庵始建于明代，原先为杨氏先祖杨贵墓庄，后族人改成庵，屡败屡修。杨贵（字天爵），明人，其生平被发现于近年出土的一方墓志铭，他在太学读书五年之后，出任江苏兴化县丞，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卒于任上。杨贵曾祖杨杞（字德温），明正统九年（1444年）中举，任国子监学正，他是杨氏一族首任考取功名者。这两位先人可视为岐西杨氏早期的读书种子。

(三)

福聚庵于1913年重修，中间三间佛堂，左右各五间厢房。杨霁园办学之时，庵刚修葺过，但仅修了一个大概，可能资金预算有限，门窗、地坪等尚未完成，院子长满荒草。首开学时，杨霁园率学生劳动数日，挖土填坑，清理垃圾，种上花草，基本把学舍清理干净。没有门窗，用草帘子代替。杨霁园的寝室在最西边一间，遮挡窗口的材料稍好，是木编帘子。遇到坏天气，屋或漏，泥地或污，有风尘泥淖之害。纵是如此，负笈前来的学子不断。杨霁园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勉：“吾之于学微耳，将养而大之。汝等与吾共养耳！”这就是他起名“养微山舍”的本意。

环堵萧然不蔽风日，脱巾独步时间鸟声——杨霁园自拟的养微山舍楹联。看似自然的写照，实则隐含着 he 安贫乐道的风骨。

杨霁园主要讲授经史、诸子古文、古典诗词、书法。论文他推崇左丘明、孟轲以下十家，有专文《论周汉魏晋唐宋十家体要》等加以阐述。教学过程中，因人施教，

编者按

据考证，私塾起源于西周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
化能够得以传承，私塾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。
宁波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，自北宋以降，州学、
县学完善，私塾更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。风行全国
的私塾教科书《三字经》《神童诗》及经典教学计
划书《程氏家塾分年日程》，均出自宁波作者之手。
到明清时期，宁波经济繁荣，自宋延续的文风进一
步得到弘扬，私塾教育盛行，读书之声遍布乡村角
落。文化教育事业昌盛的直接结果是金榜题名。自
宋至清，仅鄞县考中进士的人数就达1205名，名列
浙江各县前茅。
清晚期到民国初年，科举废止，新式学校兴起。但
是私塾费用低、办学方式灵活、针对底层平民求知
需求的特点，依然葆有生机。杨霁园先生在岐西所
办的学堂，便是当时鄞地众多私塾中的佼佼者。

杨霁园岐西私塾考



现存的杨氏祠堂，杨霁园借此办学时称为“又园”。福聚庵学舍及山居庵学舍均已毁。

在《为门下士论文》中杨霁园自述：“汝曹少年，先授之《檀弓》及《魏策》，爱其曲而清、劲而温也。”这两篇文章分别选自儒学经典《礼记》及史学经典《战国策》，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生动，富于文采，易被接受。据他的学生回忆，杨霁园长年一袭青衫，卅年未改旧巾袍。上课时善于抓住重点，深入浅出，不厌其烦。严责己，对学生则当朋友。其时杨霁园已为人父（长女杨菊孺1914年出生），但常宿在山舍，乐与学生一起。有时候几日未回家，杨父镜芙先生携孙女，走上两里路，来山舍探班。

(四)

因求学者增加，杨霁园带着学生又把福聚庵的后院整理出来，并种植了梅花杏花。杨霁园命此后院为“余园”。学舍拥挤的情况得以改善，但仍有从象山来的郑璿乘、沈云从同学住不下。杨霁园另辟附近的山居庵为学舍，把该两位同学安排至此。庵中住了两个老尼，恰巧也是象山人。此庵在村西剑峰下，山泉淙淙从后檐而过，幽深孤寂，显然吃住及学习条件更艰苦些，为此杨霁园写下《山居学舍铭并序》，勉励郑、沈两生努力精进。霁园外祖父谢芝田年轻时曾挑了一担书小住此庵攻读，考中举人。

岁末闭馆，学生散去，书声琅琅的情景暂时不再。杨霁园西窗淡易，间或漫游山舍，忽见墙角的梅花悄然含苞，不觉触动。而待来年春天开学，梅已谢尽。山中四季轮回，杨霁园却仿佛于专注中忘记了岁月。教学之余，他埋头著述一生中两部重要的学术论著：《西园笔记》《庸溪日录》。

多年之后，学生张君武作诗《忆余园寄呈霁园子》：“最忆梅花开落时，诸君过早又来迟。花浓花淡都无见，惟有先生一个知。”全诗近乎白话，就在那样一种淡淡的



杨霁园部分弟子合影。前排左一卢静安、左二桑文磁、左四何象耕、后排左一郑学浦、左三忻酿之、左四史美谢、左五李钦泰、左六谢长愚。

思绪里，学舍的热闹与静寂，先生独立看梅的清欢，逐渐呈现。

(五)

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，养微山舍不能容下。1919年，杨霁园另辟杨氏祠堂。祠堂在村口，古樟古松成群，穿村的清溪一旁流过。祠堂为数百年故物，黄昏飞出的蝙蝠大如乌鸦。其后进久废不治，堆满瓦砾，恶木秽草盘踞其间。杨霁园率学生奋力整治，奋之锄之。劳动过程中，有的同学衣上、鞋子沾满了泥土，皮肤被石块擦破，灰头土脸，路过的岐西农人见读书人这般样子，便戏称他们是“野人”，在一旁的杨霁园笑着回答：“你认为他们不是书生，是野人，那他们便是野人了。”大家又搬来溪石，在祠堂后庭垒成三个石坛，当桌子使用。经数日治理，祠堂初成学舍样子，杨霁园命名为“又园”。在又园就读的学生有十余名。另四五十名学生仍在养微山舍。

又园开馆之时，杨霁园做东设酒，师生、来宾欢聚。其中一位参



与者叫逊官，系杨霁园堂弟，性情孤僻，不大愿意与人交流，只知关门读书。做哥的有意让他多接触人，所以特请了逊官。逊官见祠堂变了样，长松古屋，小窗蕉影，尤其一屋子的年轻人随意谈笑，间或高吟诗词，使本来摆着神位的地方充满了生气，不禁心生羡慕，胸怀为之一开，他赋诗《题又园》表达道：“……始识高斋客，皆为古道入。地偏云掩户，夜静月为邻。樟荫苍苍里，含杯共醉春。”逊官就跟随杨霁园在又园读书了。

(六)

又园的学生，有几位是从指南庵或养微山舍跟过来的，如张成、朱浩、翁赋纯、桑粹臣、郑安国、朱锦彬、朱人之，有的属初入学，如朱骥、王士涛、朱芝篆、胡彤父、何友梁、谢振骅、朱储进。在杨霁园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中，这批早期的弟子，颇多杰出之士。在山居庵自修的郑璿乘、沈云从两同学也搬到了又园上学。沈云从原来在慈溪就学，闻知杨霁园之名，追

随至岐西，来时17岁，聪颖好学。他家境不好，假期回老家牧羊，栽培桃子，做各种苦活，以补贴生计。但他从不拉下学业，常主动与先生交流学习心得。作文信手得来，又有思考深度，因而深得先生喜爱。谁料天妒英才，沈云从21岁那年奉父命去永嘉经商时得病去世。杨霁园闻知极为悲伤。特地去象山祭扫沈生墓，绕墓三匝，泪流不止。丧事不久之后，杨霁园意外地收到了沈云从生前托人带来的一坛象山醋。睹物思人，杨霁园沉重地写下《醋叹》，发出“一滴吾将生一泪”的悲鸣。

陈壮宇同学，家住小白（与岐西村隔一座大山），生得结实，读书不求甚解，对先生尊敬。离开杨先生学堂之后，每年夏天都会雇人挑一担小白西瓜，送到岐西先生家，他自己在在一旁随从，并且必有诗请先生指正。杨家的两位千金在楼上远远地望见，想到陈同学那平仄不分的诗，不由偷偷地笑出声来……她们可不敢让父亲知道，因为父亲对陈同学一直关心。有一年清明，杨霁园去东吴扫曾祖墓，返回时在陈壮宇家稍坐，交谈之下，发现陈

壮宇对时事一概不知，就劝他对国家大事要关心，并为他订了一份新闻报，直接寄到“宁波鄞东东吴源来号，转小白通艺小学陈壮孚君”。数十年之后，世间天翻地覆，但陈壮孚的故事在延续：19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，杨霁园次女杨贺孺从上海返乡，到宁波时天已不早，她为了赶时间，又搭上了新河头的航船，至终点小白河头上岸，原计划要翻越瞻岐大岭，但此时天已昏暗，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杨贺孺找到了陈壮孚家，敲开门。陈家人一看不速之客是故人，就像来了亲人那样接待，端水，烧菜，安排住宿。杨贺孺在陈家踏踏实实住了一晚。

(七)

办学，就会涉及学费。私塾性质的学费收取，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，或多或少并无硬性规定。杨霁园的学费是怎样收的呢？门生郑安国说先生“纳薄修养亲，并自养，以相存活”。杨霁园在《告饥引》一诗中也自述“学汽歇绝年已深，馆修菲微抵佣赁”，第一句说他是廪膳生，本来国家每年有一笔银两与粮食的补助，然而早已终止。后句说他的束脩（学费）少，不过与用人的薪资相等。至此学费微薄的情况一目了然。杨霁园的家境其实不算差，有祖上留下来的山地与棉花地，家里生活不成问题，但他操心一众学生的伙食，尽量让学生吃好，逢年过节还会加菜聚餐。其诗《又园立夏前日置酒，监厨谓桑梓臣》，竟还指定学生作监厨，可见这个酒席的丰富热闹。某年，米价飞涨，影响到了学堂的吃饭，他动员亲友捐赠，并背着米袋四处化缘，终于让学生们渡过了难关。

(八)

其间杨霁园有过两次远行：1925年夏天，游湖南30天。1928年深秋，游河北50天。同游者是他的几位门生。杨霁园自辛亥年间归隐办学到游湖南止，十多年来足迹未到过城市。那么先生外出，岐西的学堂是否依旧开学？按照笔者外婆杨贺孺生前回忆，她与姊哥孺曾同读又园，其父因事外出，往往由学长郑安国、何仲刚等代课。由此推测，先生短时期外出，学堂会照常开课，外出时间长了，则要暂时闭馆。教学时间上的灵活安排，也是私塾的特点之一。

就在准备游河北之前，杨霁园已经有了缩小甚至关闭学堂的打算。原因多样。1928年农历八月杨霁园在给上海的好友袁子疑信中中提到：近年瞻岐一带强盗绑票案频发，他很顾虑山馆学生的安全；去冬父亲去世，对他又是一个打击。又说办学迄今十余年，他其实并没有丢下农活，“今也撤山馆而携束耜，又一解脱矣”，以此向袁子疑表示，上海如有合适的家教岗位，他愿往。由此来看，积年之下，杨霁园很想换一个环境散发心情。

经袁子疑介绍，杨霁园于1929年初赴上海张家花园任职私人教师。同年6月弃馆还乡，半年不到时间。他形容自己重返老家的心情：“喜归意态似儿童”。

(九)

杨霁园自沪回家后，求学者仍不断。12岁的卢静安，15岁的桑文磁，以及周利川、周采泉、谢武钊等，均在此前后入杨氏学，于是又园又传出读书声。某日，来了一位叫史家成的18岁青年，家住东钱湖史家湾，奉父命求学杨门。美成父亲叫史济清，举人，与杨霁园同岁，亦是朋友。之后，史济清力邀杨霁园去他家教书。

岐西村私塾终于1929年底。翌年，杨霁园延馆至东钱湖史家，私塾名“殷斋”。

杨霁园在岐西村办学14年，累计有数百名学生在其门下学习。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早已结束了学业，却每年结队来村里探望先生。师生之间书信往来、诗词唱酬更是频繁。杨霁园栖身山野大半生，其道徳文章，光华外溢，让知者终生敬仰。

养微山舍、又园创办之时，正值国家科举取消、现代学校兴起的年代。但由于新式学校推进速度慢，私塾在传承文化、普及基础教育上仍获社会广泛认可。据1909年《鄞属各厅县学堂调查私塾改良》的统计，仅鄞县就有私塾一千数百处，而杨霁园在岐西所办的学堂，便是当时鄞地众多私塾中的佼佼者。（本版图片由卢小东提供）

杨霁园手迹，给学生郑安国的书信（局部）。

一九三二年，杨霁园应学生毛德良之请，为其先父撰书此铭。此书札现藏浙江图书馆。

杨霁园批改学生周采泉诗稿。